

学 生 阅 读 经 典

XUESHENG YUEDU JINGDIAN



莫泊桑

短篇小说

莫泊桑 短篇小说

中国书

565.44
200309

中国戏剧出版社

学生阅读经典



泊桑短篇小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莫泊桑短篇小说 / (法) 莫泊桑著; 齐瑞清译 . - 北京: 中国
戏剧出版社, 2003.9(2005.1 重印)

(学生阅读经典·第2辑)

ISBN 7-104-01812-3

I. 莫… II. ①莫… ②齐… III. 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法国 - 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5529 号

学生阅读经典——莫泊桑短篇小说

莫泊桑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美通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

1500 千字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97.375 印张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3001 - 6000 册

ISBN 7-104-01812-3/I·729 全九册定价: 196.2 元



学生阅读经典



莫泊桑最有影响力短篇小说是《羊脂球》于1880年问世

莫泊桑短篇小说



莫泊桑的短篇小说《第29床》的插图：《美丽的伊尔马在军官面前亮相》



学生阅读经典



莫泊桑的作品中经常描写到的划船游客



莫泊桑小说《皮埃尔和让》的插图

丛书出版说明

为了配合中小学生的素质教育，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增强学生的阅读能力和欣赏水平，推行新的语文学习方法，国家教育部分别于2001年和2003年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新的《语文课程标准》在原来的《语文教学大纲》上面做了许多新的调整。尤其是对语文课外阅读的篇目作了较大的改动，并要求了学生在各个阶段的阅读总量，要求广大中小学生阅读。

《学生阅读经典》丛书就是根据新的《语文课程标准》而精心编辑的一套给中小学生的语文课外读物，这套丛书精选了多位名家的经典作品，适合中小学生阅读。阅读这套丛书不但能提高你的文学修养，对你的语文学习也大有益处，更能提高你的写作水平和应试能力。我们相信，这套书一定能成为各位学生朋友的好老师，成为中小学生家庭的必备藏书。

莫泊桑简介

莫泊桑(1850—1893)是十九世纪后半叶法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在短篇小说方面的巨大成就，使他赢得了“短篇小说之王”的美名。

莫泊桑出生于法国诺曼底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母亲知书达礼，很有文学修养，从小他就受母亲薰陶，少年时期拜大作家福楼拜和诗人路易·布耶为师。1869年，莫泊桑到巴黎读大学，学法律专业，后被应征入伍，在军队里担任文书和通信工作。在整个战争期间，他耳闻目睹了法国军队的溃败与军队上级军官的卑鄙堕落，以及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和英勇抗敌的事迹。为他的以后的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素材。战后莫泊桑回到巴黎，在海军部任小科员。1879年，莫泊桑的《羊脂球》的发表。在巴黎引起轰动，一夜之间，莫泊桑便声震法国文坛。1880年到1891年，每年都有为数可观的佳作问世，十多年的时间，他一共发表了约300篇短篇小说及六部长篇小说，还有字数可观的其他体裁作品。莫泊桑主要作品有关于普法战争的主要短篇有：《羊脂球》、《菲菲小姐》、《两个朋友》、《米龙老爹》、《一场决斗》、《俘虏》等。关于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作品短篇有：《骑马》、《珠宝》、《我的叔叔于勒》、《勋章到手了》、《保护人》、《伞》、《项链》、《遗产》、《散步》等。在生活的描绘面，关于诺曼底题材的短篇，主要有《一个女雇工的故事》、《泰利埃公

馆》、《瞎子》、《真的故事》、《皮埃罗》、《一个诺曼底人》、《在乡下》、《洗礼》、《穷鬼》、《小酒桶》、《归来》等等。

除以上三个主要的社会生活外，莫泊桑的中短篇还有一些其他的题材，还比较集中地描写过一些其他方面的社会现实，提出了一些其他方面的社会问题。如《衣柜》、《港口》、《橄榄园》、《旅途上》、《遗嘱》、《西蒙的爸爸》等等。所有这些，构成了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题材的丰富与社会视野的广阔。

莫泊桑的长篇小说写得十分出色。《一生》、《俊友》都是世界文学宝库里的精品，但他的成就主要在短篇小说上。莫泊桑用简法的笔触，把故事的背景勾画出来，把人物栩栩如生的刻画。各种场景都得到生动的写照。可以说，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是一幅十九世纪下半叶法国社会风俗长卷，是整个社会的缩影。逼真、自然，是莫泊桑在短篇小说创作中追求的首要目标，也是他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重要标志。在对人物的描绘上，莫泊桑不追求色彩浓重的形象、表情夸张的面目、惊天动地的生平与难以置信的遭遇，而致力于描写“处于常态的感情、灵魂和理智的发展”，表现人物内心的真实与本性的自然。

莫泊桑是法国文学史中的语言大师之一。他摒弃珍奇的辞藻，使用最规范的语言，追求“一个字用得其所的力量”。他的文学语言清晰、简洁、准确、生动，像一池透明的清水。他的语言不仅与他精练的叙述方式、简明的白描手法相得益彰，巧合天成，而且在写景状物、绘声绘色上也具有很强的表现力。总起来说，莫泊桑的短篇小说创作体现了一整套完整的现实主义小说艺术，这既是对以往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继承，也是对以往现实主义传统的补充与丰富。

目 录

- 1 羊脂球
- 48 蛮子大妈
- 57 一个女雇工的故事
- 79 菲菲小姐
- 93 真的故事
- 99 皮埃罗
- 106 一个诺曼底人
- 114 月色
- 121 骑马
- 130 两个朋友
- 139 珠宝
- 148 米龙老爹
- 156 旅途上
- 164 一场决斗
- 171 床边协定
- 179 懊恼
- 187 勋章到手了

- 194 项链
- 205 保护人
- 212 雨伞
- 223 遗产
- 303 散步
- 311 俘虏
- 326 衣橱
- 334 港口

羊脂球

羊
脂
球

接连好几天，溃退下来的队伍零零落落地穿城而过，他们已经不能算作什么军队，简直是一帮一帮散乱的乌合之众。那些人脸上是又脏又长的胡子，身上是又破又烂的制服，他们既没有军旗，也不分什么团队，懒洋洋地往前走着。所有的人都像是十分颓丧，十分疲惫，再也不能想什么念头，再也不能拿什么主意，只是出于习惯不知不觉地往前走着；只要一站住，便会累得倒下来。人们看见的，最多的是被动员令征召入伍的人，都是些爱好和平的人，安静度日的领取年金者，现在被枪支压得直不起腰来；还有的是年轻灵活的国民别动队，他们很容易害怕，也能很快地慷慨激昂，他们随时都准备进攻，也随时准备逃跑；再就是夹在他们中间的几个穿红裤子的正规步兵，一场大战役里被粉碎的一个师团的残余；还有和这些各种步兵排在一起的、穿着深色军服的炮兵；有时也看得见一个戴着亮晶晶钢盔的龙骑兵，他拖着笨重的脚步，很吃力地随着步兵比较轻松的步伐走着。

游击队的队伍也过去了，每一队都各自起了英勇的称号，如“战败复仇队”，“墓中公民队”，“誓死如归队”等等，他们的神气很像土匪。

他们的那些首领，有的从前是布商或粮商，有的以往是油脂商或肥皂商，现在暂时当了军人；他们所以被任命为军



官,有的是因为金币多,有的是因为胡子长。他们上下穿的都是法兰绒衣服,全身佩挂着武器,镶着金线;说起话来声高震耳,经常讨论作战计划,自以为垂危的法国只是靠了他们这群大言不惭的人的肩膀才得以维持;不过他们有时候也惧怕自己的兵士,因为那原是一些亡命之徒,勇敢起来常常超出常规,但是惯于打家劫舍,荒淫纵欲。

据说普鲁士军队就要开进卢昂^①城。

两个月来,本地的国民自卫军一直在附近森林里小心谨慎地侦察敌人,有时开枪打死自己的哨兵;一只小兔子在荆棘丛中动一动,他们便立刻准备作战,现在却都逃回自己的家里。武器、军服以及他们当初在三法里^②方圆之内拿来吓唬大路上的里程碑的一切杀人凶器突然都不见了。

最末一批法国土兵总算渡过了塞纳河,预备从圣赛威尔和阿沙镇转奥特玛桥去;走在最后的是将军,他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带着这些一盘散沙似的败兵残勇,实在也无能为力;一个惯于打胜仗的民族竟遭遇了这样的大崩溃,英勇昭著的民族竟败得不可收拾,将军身处其中也是张皇失措;他由两个副官左右陪伴徒步走着。

此后,城里便出现一种深沉的平静气氛和一种静悄悄的惊惶不安的等待状态。许多做生意做得毫无男子气概的、大腹便便的小市民,忧心忡忡地在等待着战胜者,他们战战兢兢,惟恐敌人把他们烤肉的铁扦或厨下的菜刀也当作武器来处分。

生活好像是停止了;店铺都关着门,街上鸦雀无声。偶尔有一个居民被这种沉寂吓倒,急急匆匆贴着墙边溜过。

等候期间的这种焦躁不安竟使人们希望敌人早来。

① 卢昂:法国古诺曼底省省会,在巴黎西北方,现为塞纳滨海省省会。

② 一法里等于四公里强。



法国军队走后的第二天下午，不知从哪儿钻出来几个枪骑兵，很快地穿城而过。随后，过了不大工夫，从圣卡特琳的山坡上就下来了黑呼呼一大片人，同时在通往达纳塔尔和布瓦纪尧姆的两条公路上也潮水般涌来了两股侵略军。这三支队伍的先遣队正好同时到达市政府广场会师；于是从附近的各条街巷，德国军队都开了过来，一营跟着一营，沉重的、整齐的步伐踏得街石橐橐地响。

沿着那些好像无人居住、死气沉沉的房子，升起一片陌生的、喉音很重^① 的喊口号声；同时在关着的百叶窗后面，有许多只眼睛在那里偷偷地瞧着这些战胜者，他们依据“战时法”，现在是本城的主人，财产和生命的主宰了。本城的住户，都留在他们遮得乌黑的屋子里，非常惊慌，就仿佛碰到了洪水泛滥和毁灭性的大地震；不管你是多么聪明，多么强壮，都毫无用处了。因为，每逢事物的旧秩序横遭摧毁，安全不再存在，人为的法律或自然法则所保护的一切东西都听凭一种凶残的无意识的暴力来摆布的时候，人们就不免要有这种同样的感觉。地震把整整一个民族压死在倒塌的房屋下；江河泛滥之后，淹死的乡民、牛尸和房上倒下来的梁柱就一起顺流而下；打胜仗的军队一到，便要屠杀自卫的人，带走被俘虏的人，以腰刀的名义大肆抢劫，以大炮的声音来向某一个神祇表示谢意；所有这一切都是极可怕的大灾害，使我们无法再相信上帝的公道正义，也不能如人们教导我们那样，再信赖上天的保佑和人类的理性。

各家门口都有零星队伍去敲门，跟着就钻进去住了下来。这就是侵略之后的占领行为。战败者的义务从此开始，此后对战胜者必须和蔼驯顺。

① 德国人说话喉音很重。

过了一些时候，第一阵恐怖过去之后，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平静气氛。在好多的家庭里，普鲁士军官都和这家人坐在一桌上吃饭。有的军官也颇有教养；为了礼貌，常常对法国表示同情；并且说，尽管参加了这场战争，对战争却十分厌恶。人们当然很感激他有这种情感；何况不知哪一天也许还要依靠他的保护呢。把他敷衍好了，也许可以少负担几个兵士的供养。既然一切都要听凭这个人的摆布，又何必得罪他呢？真要那样办的话，也无非表示大胆冒险，而不能算是勇敢。这时的卢昂市民们已没有那种大胆冒险的毛病，不是当年使本城身价百倍的英勇保卫城池的时代了。^①最后他们又从法国人自己处世的礼法中得出了一条至高无上的理由说，只要不在公共场所跟外国兵表示亲近，在自己家里客客气气原是允许的。于是到了外面，彼此都变成不相识，可是到了家里，却很高兴谈谈说说，而住在家里的德国军官呢，每晚待在壁炉旁边跟大家一起烤火取暖的时间也就更长了。

就是城市本身也渐渐恢复了平常的面貌。法国人还不大出门，可是普鲁士兵士却已挤满了街道。此外，穿蓝军服的德国骑兵军官虽然盛气凌人地挎着他们的军刀在街上摆来摆去，可是对普通市民的那种蔑视神情，也并不比去年在这些咖啡馆喝酒的那些法国步兵军官格外厉害。

不过在空气中却添了一种东西，一点难于捉摸的、陌生的东西，一种令人不能忍受的外来的气氛；仿佛有一种气味散布开来了，那就是侵略的气味。这种气味充塞了各住户和各广场，改变了饮食的滋味，使人有在遥远的、野蛮可怕的部落里作客的感觉。

^① 指十五世纪初叶卢昂人民英勇反抗英王亨利五世统治的光荣时代。

战胜者老是要钱，并且要得很多。居民们总是如数照付。他们原也很有钱。不过一个诺曼底省的大商人，钱越挣得多，当他忍受牺牲，看见自己的财产一点一点地转移到别人手里时，他的苦痛也越大。

可是在城外，顺着河流往下两三法里，到了克鲁瓦塞、第厄普达尔或比普沙尔附近，船夫和渔人便常常从水底捞上德国人的尸体来。这些尸体都穿着军服，被水泡得肿胀，有一刀砍死的，有一脚踢死的，也有头被石头砸开的，也有从桥上被人一下子推下水的。这条河底的污泥里，埋葬着不少这样暗暗的、野蛮的、合法的复仇行为，那是不为人知的一些英勇举动，一种无声的袭击，这远比白天打仗要危险，但享不到光荣的盛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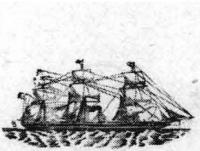
要知道，对外国人的仇恨永远鼓励着几个不怕死的人，他们是随时可以为理想牺牲生命的。

后来，因为侵略者虽然做到全城都已屈从在他们极严格的纪律之下，但是大家传说的那些他们在乘胜挺进途中所干的凶恶勾当，他们在这里却一样都未干过；于是大家的胆子就壮起来，做买卖的需要在本地大商人的心中又活动起来。那时法国军队还据守着勒阿弗尔港，本地有几个大商人在那里是有大笔投资的，他们很想从陆地先到第厄普，然后再乘船到那个港口。

他们利用了几个相熟的德国军官的势力，居然从总司令那里弄来了一张准许离境的证书。

有十个人在车行里订了座位，订好了一辆四匹马拉的公共马车送他们走这一趟；他们决定在一个星期二的清晨，天不亮就动身，以免招惹许多人赶来看热闹。

几天来，地面已经冻得很硬；到了星期一那天，下午三点钟光景，从北方吹过来大片大片的乌云，雪纷纷降下来，



不停地过了一个下午和一整夜。

清晨四点半，旅客们已聚齐在诺曼底旅店的院子里，他们要在那上车。

他们都还睡眼惺忪，虽然披着毯子，还是冻得直哆嗦。在黑暗之中，彼此也看不大清楚；这些人身上都穿着层层叠叠的厚冬衣，望过去好像是一群穿着长袍的肥胖神父。不过有两个男人终于互相认出来了，紧跟着第三个人走了过来，他们聊起天来。一个说：“我把我的妻子也带了去。”另一个说：“我也一样。”还有一个说：“我也如此。”第一个又说：“我们不再回卢昂来了，如果普鲁士军队到勒阿弗尔，那我们就到英国去。”他们都有这种计划，因为他们气质原是相同的。

不过始终还没有人来套车。一个马夫提了一盏小灯不时地从暗洞洞的一个小门里走出来，又立刻钻进了另一个门。可以听见马蹄踢地的声音，声音不大，因为地下垫了厩草，从马房的尽里头传来一个男子骂骂咧咧跟马说话的声音。一阵轻微的铜铃声说明有人在套马具；轻微的铃声不久变成了一种清脆的、不断的铜铃颤动声，这个声响是随着马的动作而变化的，时而声息全无，时而突然一动又响起来，同时发出一只钉了马掌的马蹄踏在地上的沉闷声音。

门又突然关上。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了。这些冻僵了的绅士们早已不说话；他们一动不动僵直地站在那里。

鹅毛大雪组成一幅绵延不断的大帏幕从天上放下来，一面放，一面闪闪发光；万物的形象都看不清楚了，一切事物都蒙上了一层薄冰。在这座严冬笼罩着的安静的城市的沉寂中，只听见雪片下降时那种模糊的、无以名之的、捉摸不住的窸窸窣窣之声，但这种窸窸窣窣之声又不能真正算作一种声响，只好说是我们感觉到有这种声响，因为那不过